

史緯

九十四之五

漢書門類	二	三	一	一	一
函號	四	二	一	一	一
架	三	一	一	一	一
冊	一	六	〇	一	一

漢書類	二	三	一	一	一
函號	四	二	一	一	一
架	三	一	一	一	一
冊	一	六	〇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1
冊數	160 (43)
函號	290 140



史緯卷之九十四

晉書二十二

載記

石勒字

石勒

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羗渠部父周易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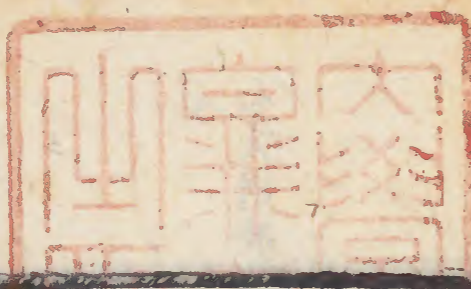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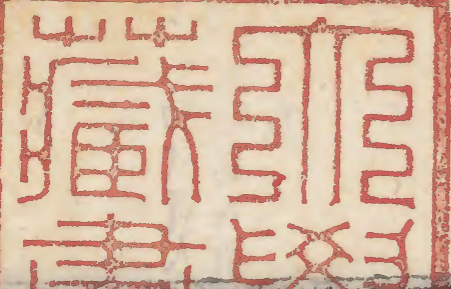
為部落小卒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年十四

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

者胡雛吾聽其聲視其志必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

去勒壯健有膽力鄔人郭敬陽曲窳驅知非常人並加資贍

勒力耕耳中每自聞鼓角之聲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



淺草文庫

不祥也。太安中，并州饑亂，勒謂敬曰：「今大饑，不可守窮，宜誘諸胡，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然之。會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時年二十餘，賣於在平人師，懽爲奴。懽家鄰馬牧，與牧率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託於桑，遂招集王陽、夔安等十八騎爲羣盜，於赤龍驥諸苑中乘苑馬，遠掠繪寶，以賂汲桑。劉淵稱漢王，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起兵趙魏，衆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以石勒爲其姓名焉。藩以勒爲前隊督，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亡歸苑中。桑以勒爲牙門，勒帥牧人劫掠繫囚，招聚亡命。桑自號大將軍，稱爲成都王穎討

大印部

東瀛公騰以勒爲前鋒都督，敗騰將馮嵩，遂入鄴，害騰，殺萬餘人，掠婦女珍寶而去。南擊兗州，東海王越大懼，使苟晞討之。斬桑於平原。時胡部大張匄督擁衆數千，壁於上黨。勒往從之，因說匄督曰：「劉單于舉兵誅晉，部大距而不從，豈能獨立乎？曰不能，勒曰：『旣不能，兵馬當有所屬。今部落被單于賞募，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宜早爲之計。』」匄督懼，乃隨勒歸淵。淵署匄督爲親漢王，以勒爲平晉王。勒於是以匄督爲兄，姓石氏，名之曰會，言其遇已也。烏丸張伏利度有衆三千，壁於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僞獲罪於淵，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悅，結爲兄弟，使勒率諸胡寇掠，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

知衆心附已乃執伏利度告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孰堪爲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率其部衆歸淵淵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爲前鋒都督劉琨救壺關勒敗之遂陷壺關淵命勒率衆三萬寇魏郡諸壘壁陷之簡強壯五萬爲軍士老弱安堵如故百姓懷之及淵僭號授勒平東大將軍勒寇鄴執魏郡太守王粹進攻趙郡害西部都尉馮冲攻鉅鹿常山害二郡守將陷冀州郡縣堡壁百餘衆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爲君子營趙郡張賓字孟孫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共成大事乃提劍軍門大呼請見勒以賓爲謀主刁膺張敬爲股肱夔安孔萇爲爪牙支雄呼延莫

王陽桃豹遼明吳豫等爲將率王浚使祁弘率鮮卑沒務塵十餘萬騎討勒大敗勒於飛龍山死者萬餘勒退屯黎陽復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車騎將軍王堪自洛陽率衆討勒勒距之於黃牛壘魏郡太守劉距以郡附勒王堪退保倉垣勒潛自石橋濟河攻陷白馬坑男女三千餘口東襲鄆城害兗州刺史袁孚因攻倉垣陷之殺堪進攻冠軍將軍梁巨於武德巨踰城而遁勒追斬之坑降卒萬餘河北諸堡壁皆降劉淵死勒破王如盡并其衆南寇襄陽攻陷壘壁三十餘所有雄據江漢之志張賓勸勒北還弗從元帝使王導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大半乃焚輜重裹根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

楊岨棄郡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確進陷許昌害東平將軍王康東海王越薨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之衍遣將軍錢端與勒戰端敗死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二十餘萬人無一免者於是執行及襄陽王範任城王躋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韶吏部尚書劉望豫州刺史劉喬長史庾敞等問以晉故衍等懼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皆害之左衛何倫右衛李暉奉越妃裴氏及世子毘出自洛陽勒逆於洧倉執毘及王公卿士皆害之率精騎三萬人自成臯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陷勒屯於許昌襲破大將軍苟晞於蒙城執

之王彌惡勒僞卑辭謂勒曰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耶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是誘我也賓曰觀王彌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樂明公獨無并州之思乎彌遲迴未發者懼明公踵其後也彌有窺明公之志但未獲便耳今不圖之恐曹嶷至共爲羽翼後雖悔之何所及邪徐邈旣去軍勢稍弱可誘而滅之會王彌與劉瑞相攻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彌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勒因擊瑞斬之彌大悅遂不復疑勒請王彌讌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彌不從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因殺苟晞啓聰稱彌叛逆之狀聰

勒此時聰
已不能制
矣

署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勒以左伏肅為前鋒
都督攻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降諸夷楚署將軍
二千石以下稅其義穀以供軍士初勒被鬻與母王氏相失
至是劉琨遣使送其母於勒遺勒書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
燕豫飲馬江淮折衝漢沔雖自古名將未足為論所以攻城
而不有其人畧地而不有其土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
知其然哉存亡決在得主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為義兵附
逆則為賊衆義兵雖敗而功業必成賊衆雖尅而終歸殄滅
昔赤眉黃巾橫行宇宙所以一旦敗亡者正以兵出無名也
將軍以天挺之質威振宇內擇有德而推崇隨時望而歸之

勲義堂堂長享遐貴背聰則禍除向主則福至翻然改圖天
下不足定也自古以來無戎狄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
者則有之矣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
城郡公總內外之任兼華戎之號顯封大郡以表殊能將軍
其受之以副遠近之望至心實事皆來使所具勒報琨曰事
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遺琨名
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課農造舟將寇建
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率江南之衆大集壽春勒軍中飢
疫死者大半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送款於晉求
掃平河朔待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

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人乘舡三十餘道，夜登其城，斬吳將頭，盡生縛司馬家兒輩。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計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畧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畱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據之。晉保壽春，懼將軍攻之，耳。今卒聞廻軍，必欣我之去，未遑奇兵拑擊也。輜重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旣過，大軍徐廻，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責刁膺曰：君共相輔佐，當規成功業，如

何便相勸降？此計應斬。退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遣石虎率騎二千距壽春，勒發葛陂，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所獲。軍中大饑，士衆相食，行達東燕，時向水有衆數千，壁於枋頭。勒將於棘津北渡，懼水邀之，會諸將問計。張賓曰：聞水舡盡在瀆中，未上枋內，可簡壯勇千人，詭道潛渡，襲取其舡，以濟大軍。大軍旣濟，水可擒也。勒使孔萇、支雄從文石津，縛筏潛渡，勒自酸棗向棘津。水聞勒軍至，始欲內其舡，雄、萇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勒軍。令鮮于豐挑戰，設三伏以待之。水出戰，三伏齊發，擊破之。因其資糧，軍遂豐振，長驅至鄴。北中郎將劉演屯三臺，演將牟穆率衆數

萬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劉演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彼將自潰。王浚、劉琨，大敵也，宜及其未備，進據罕城，廣運糧儲，西稟平陽，掃定并薊，桓文之業也。今天下鼎沸，戰爭方始，仕宦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形勝之國，可擇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畧，兼弱攻昧，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賓又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資儲未廣，侵軼於我。聞廣平諸縣秋稼大成，可分遣諸將收掠野穀，遣使平陽，陳宜鎮此之意。勒然之。於是上表劉聰，分

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壘壁率多降。附運糧以輸勒。劉聰署勒都督冀幽并管四州諸軍事，冀幽二州牧。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等部衆五萬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樹柵設障以待之。勒頗爲就六眷所敗，問計於將佐。張賓孔萇曰：聞就六眷尅來，月上旬攻我北城，其大衆遠來，戰守連日，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杯爲最，精勇之卒悉在末杯，不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旣奔，餘自摧散。擒末杯之後，王浚可指辰而定。勒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鮮卑

入北壘陣未定，勒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衆遂奔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就六眷收遺衆，屯於洛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杯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勸勒殺末杯，勒曰：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仇，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盟就六眷，結爲兄弟，以末杯爲子，署爲安北將軍。北平公遣還遼西，段氏遂專心歸附。自是王浚威勢漸衰。建興元年，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于廩丘，將軍謝胥以三臺降於勒。勒以桃豹爲魏郡太守，勒攻乞活，李暉於上白，斬之。將坑其降卒。

見郭敬而識之，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衣服車馬，署敬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司冀漸寧，人始租賦。立太學，簡明經，署爲文學掾。選將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潛窆山谷，莫詳其所，虛葬於襄國城南。勒謂張賓曰：鄴，魏之舊都，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誰可任也？賓舉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勒徵彭爲魏郡太守。彭泣辭曰：臣誠知晉室宗廟鞠爲茂草，猶洪川東逝，往而不還，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食人之食，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許。若賜臣餘年，全臣微節，明公之惠也。勒默然。張賓曰：自將軍義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大義進退。

者彭忠於所事其賢如此何必吏之勒大悅賜安車駟馬以歸乃以石虎爲魏郡太守鎮鄴虎篡奪之萌兆於此矣王浚奢縱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遣使以覘之議者謂宜如羊祜陸抗故事張賓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之志思協英雄圖濟事業將軍威聲振於海內所在爲輕重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韓信也今權譎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雖有奇畧無所施也稱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乃遣舍人王子春多資珍寶推崇浚爲天子并厚賂棗嵩浚謂子春曰石公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昔陳嬰豈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誠

知帝王不可以智力爭故也且自古胡人爲名臣者誠有之帝王則未之聞也石將軍非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不爲天人之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爲列侯遣使報勒荅以方物浚司馬游統鎮范陽遣使降勒勒斬其使浚益信之每浚使至勒匿精甲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受書浚遺勒塵尾勒懸之於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遣董肇奉表於浚期親詣幽州奉上尊號并修牋於棗嵩乞并州牧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賊害賢良誅斥諫士政刑煩苛下不堪命鮮卑烏丸離貳於外棗嵩田矯貪暴於內人情沮擾甲士

羸弊而浚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比漢高魏武此亡至之期也勒撫几笑曰王浚真可擒也勒嚴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沉吟未決張賓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已戒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浚之據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還爲寇仇此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饑饉人皆蔬食衆叛親離甲旅寡弱此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若大軍至郊必土崩瓦解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机电發勿使後時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賤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斷不了

劉琨王浚
其爲勒所
忌不知唇
亡齒寒之
言可慨

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栢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遣張慮奉賧於劉琨陳已過失求討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傲諸州郡言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將來乃受任通和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白浚將引軍距勒浚不聽浚將佐咸請擊勒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命設饗以待之勒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街巷使兵不得發勒升廳事命甲士執浚立於前使徐光讓之曰君爵列上公跨據幽都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妄擬僭竊專任姦暴殺害忠良肆情

史紀 卷之九十四
恣欲自取覆滅此非天亡也送浚襄國市斬之分遣流人各
還桑梓擢用荀綽裴憲數棗嵩田矯等以賄亂政皆斬之焚
燒浚宮殿以晉尚書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勒
既還劉翰奔段日磾劉聰署勒大都督東單于加金鉅黃鉞
增封十二郡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閭實人戶戶絹二匹
租二斛勒攻樂平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
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曰澹兵強宜深溝高壘以挫之
勒曰澹衆遠來疲困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
強之有若澹乘我之退勢不復全焉得深溝高壘乎此不戰
而自亡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分設二伏萇輕騎

與澹戰偽北澹縱兵追之勒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獲鎧馬萬
匹澹奔代郡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勒置守宰而退琨奔
於段匹磾後爲匹磾所殺孔萇攻代郡姬澹死之時司冀并
充流人馮膺馬嚴等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孔萇攻之久
不剋勒問計於張賓賓曰馮膺等本非明公深仇遼西流人
悉有戀本之思今宜班師差選良守任之以冀遂之事不拘
常制奉宣仁澤奮揚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靜也勒召萇
歸署李回爲振武將軍高陽太守馬嚴士衆多叛歸之嚴奔
幽州馮膺遂率衆降劉聰疾甚召勒爲大將軍錄尚書事受
遺詔輔政勒固辭聰遣使署勒大將軍持節鉞都督侍中增

送卜秦失
有張賓何
在

封十郡聰死子粲襲偽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勒命張敬率
騎五千爲前鋒以討準勒統精銳五萬繼之據襄陵羗羯降
者四萬餘落劉曜僭號署勒大司馬加九錫增封十郡勒攻
準於平陽巴帥及羗羯降者十餘萬落準使卜秦送乘輿服
御請和於勒勒與劉曜競有招懷之計乃送秦於曜使曜知
城內欲降於勒也曜潛與秦結盟遣還勒欲斬之諸將曰今
斬卜秦準必不降就令秦宣諭城中使誅靳準準必懼而還
降矣秦入平陽與喬泰等攻準殺之推靳明爲盟主遣秦奉
傳國六璽送於劉曜勒大怒進軍攻明敗之明率平陽之衆
奔於劉曜曜盡殺靳氏之族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修淵聽

墓收劉粲已下百餘尸葬之徙渾儀樂器於襄國劉曜遣使
告勒太宰進爵趙王勒舍人曹平樂使曜言勒遣王修外表
虔誠內規強弱謀待修之返將襲乘輿曜大怒斬修追使者
還勒聞王修死大怒誅平樂三族下令曰孤之奉劉家人臣
之道過矣若微孤豈能南面稱朕哉根基旣立便欲相圖天
不助惡假手靳準孤惟事君之禮當如事親之義故復推崇
劉氏齊好如初何圖長惡不悛殺奉誠之使帝王之起復何
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制邪於是石虎
張賓及諸將佐勒勒稱尊號勒下書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
寵夙夜戰惶如臨深履薄豈可假尊竊號取譏四方昔周文

以三分之重猶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國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亟止斯議，勿復紛紜。其有敢言刑茲無赦，乃止。勒又下書曰：今大亂之後，律令滋煩，宜採集其要，為施行條制。於是命法曹令史貫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之。虎賓等文武一百二十九人上疏請勒即趙王位，勒辭讓，百寮叩頭固請，勒乃許之。太興二年，勒偽稱趙王，重其禁法，胡人不得侮易衣冠華族。加張賓大執法，崑總朝政，位冠寮首，署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劉曜將尹安據洛陽降勒，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衝陷山谷，巨松偃拔，浮於滹沱，東至渤海，原隰之間，皆如山積。勒下令曰：去年

水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繕修宮宇也。其擬洛陽之太極，起建德殿，遣從事中郎任汪帥工匠五千採木以供之。石虎攻段匹磾於厭次，匹磾降，署為冠軍將軍，散流人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皆陷于勒。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之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為置守塚二家，逖甚悅。遣使修結和好，勒厚賞之。遣使報聘，自是兗豫人得休息。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兗豫間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初勒與李陽鄰居，歲爭

勒之憚逖如是

麻地迭相毆擊至是召陽至勒與酣諠引陽臂笑曰孤往日
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叅軍都尉令曰
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立子
弘爲世子弘身程遐疾張賓賓舉張披爲別駕披遐之長史
遐忿其去已使弘毋譖披與賓爲游俠門客日百餘乘物望
皆歸之非社稷之利勒召披不時至遂殺之以遐爲右長史
總執朝政自是朝臣皆趨程氏賓亦尋卒勒流涕曰天不欲
吾成事耶何奪吾右侯之早也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
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祖逖卒勒遣其
將王陽屯於豫州有闕關之志於是梁鄭之間騷然矣遣虎

統步騎四萬討曹嶷圍廣固曹嶷降勒殺之坑其衆三萬虎
將盡殺嶷衆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畱徵使牧人也無人焉牧
徵將歸矣虎乃畱男女七百口勒以叅軍樊垣清貧擢章武
內史入辭勒見垣衣冠弊壞曰樊叅軍何貧之甚也垣率然
對曰頃遭羯賊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耶今當相
償耳垣悟叩頭謝勒曰卿輩老書生孤不相責也賜車馬衣
服裝錢三百萬勒雅號文章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
聽之嘗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
得天下至畱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英達如此石生攻劉曜
河內太守尹平斬之尅壘壁十餘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

石禍結河東弘農民不聊生晉都尉魯潛以許昌降勒石瞻
攻陷晉兗州刺史檀斌死之石虎攻劉曜將劉嶽於石梁獲
之於是盡有司兗之地徐豫濱淮諸郡縣皆降勒與程遐謀
營鄴宮以世子弘鎮之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
配之以驍騎王陽統六夷以輔弘石虎深恨之石聰寇遼道
阜陵京師大震濟岷太守劉閭害下邳內史夏嘉降於石生
石瞻陷邾城龍驤將軍王國以南郡降勒荏平令師懽獻黑
兔程遐言勒代晉以水承金免陰精之獸立爲水色此示殿
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於是大赦改年太和石堪攻晉豫州
刺史祖約陷壽春約降勒勒誅之劉曜敗石虎於高侯遂圖

洛陽榮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皆降之襄國大震勒將
親救洛陽長史郭敖程遐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名徐
光問之曰劉曜乘勝圍洛陽皆謂其鋒不可當然曜帶甲十
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尅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
擒若洛陽不守曜侵逼冀州自河已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
卿以爲何如光曰劉曜乘高侯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
金墉此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亡攻戰之利殿下親駕必望旌
奔敗定天下之計在此一舉時不可失也勒悅命石堪石聰
等會榮陽使石虎進據石門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
場先是猛風流澌軍至風和水泮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

助命曰靈昌津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臯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成擒也諸軍集於成臯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曜無守軍大悅舉手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兼路出鞏訾之間曜陳軍十餘萬於城西勒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宣陽門虎步卒三萬自城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各以精騎八千自城北擊其前鋒大戰勒躬貫甲胄夾擊之曜軍大潰爲石堪所執斬首五萬餘級勒下令曰所欲擒者曜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乃旋師曜子熙去長安奔於上邽遣虎討熙尅之秦隴悉平虎送傳國玉璽金璽於勒涼州牧張駿遣使稱藩貢

方物徙氐羗十五萬落於司冀州羣臣石虎等奉皇帝璽綬上尊號於勒以咸和五年僭卽帝位大赦境內改元建平徙都臨漳立世子弘爲太子子宏秦王斌太原王恢南陽王以石虎爲中山王勒遣監軍郭敬寇襄陽敬退屯樊城偃藏旗幟寂若無人謂謀者曰善守之後數日大騎將至不復得走矣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撫以爲勒軍大至奔武昌敬陷襄陽勒下書曰自今諸有處斷悉依科令其有忿怒發中旨者或德位尊高之人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譴門下皆列奏之吾當思擇而行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諫勒大怒將斬之中書令徐光曰陛下不

三次漂木
主亦奇

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耶？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歎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况有天下之富乎？終當繕之耳。今且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賜咸絹百匹。時大雨霖，中山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於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天意欲吾營鄴都耳。令少府任汪監營鄴宮，勒以洛陽成周土中，漢晉舊京，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陽為南都，置治書侍御史，勒因饗高句麗使，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邁高皇，雄畧超魏武，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卿言太過，人豈不自知？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

以水泄為
窞亦未允
惟京師
藏冰天下

韓彭競馳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羣臣皆稱萬歲。雹起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禾稼蕩然。勒以問徐光，光曰：介子推，帝鄉之神，前禁寒食，故致斯災。尚書議普復寒食。黃門郎韋謏曰：按春秋藏冰失道，陰氣發泄為雹。自子推已前，雨雹復何所致？此自陰陽乖錯所為耳。且子推賢者，曷為暴害如此？今雖為冰室，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陰沍寒之地，氣泄為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縣介之間奉之為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勒令其太子省可

皆否水既
不歲則消
盡矣乃有
雨雹豈水
之故哉

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叅綜可否征伐刑斷大事乃呈之
白是震威權過於主相石虎之門可設雀羅虎忿快晉南中
郎將桓宣復襄陽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極西南流
五十餘丈光明燭地墜於河聲聞九百餘里勒寢疾召石虎
與太子弘中常侍嚴震侍疾禁中虎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
臣勒疾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疾小瘳見
宏驚曰汝何故來耶使汝藩鎮正備今日欲誅召者虎懼曰
秦王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論宏在外遂不遣之時赤黑黃
雲如幕長數十疋交錯聲如雷震墜地氣熱如火塵起連天
有耕者往視之見有一石方尺餘青色而輕擊之音如磬勒

疾甚遺令曰大雅與斌宜善相維持司馬氏汝之殷鑒中山
王可三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
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虛葬高平陵偽謚明皇帝弘字
大雅勒嘗謂徐光曰大雅悻悻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
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
也勒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奸詐陛下
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子早叅朝
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武勇權智羣臣莫及自
陛下之外視之蔑如兼專征歲久威振內外性復殘忍恐不
可輔少主宜早除之勒曰今天下未平大雅冲幼宜任弼輔

中山佐命功臣親同魯衛方委以周霍之任卿懼不得獨擅
帝舅之權故耳遐泣曰臣所言至公陛下反以私疑臣中山
雖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不可以親義期也魏任司馬懿
終移鼎祚臣託瓜葛於東宮臣不盡言更誰言之陛下若不
除中山臣見社稷不血食矣勒不聽遐以告徐光曰中山常
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
不可坐而待亡光復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內而
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氏猶不絕
於丹陽恐後之人以吾爲不應符錄每思之不覺見於神色
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心之大患何暇更憂餘事乎夫魏承

漢運爲正朔劉備雖紹興巴蜀亦不可謂漢不滅也吳雖跨
江東豈有虧於魏美陛下旣苞括二都爲中國帝王彼司馬
家兒復何異玄德李氏亦猶孫權符錄不在陛下竟欲安歸
此餘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天下皆言其英武兼爲人殘
暴奸險見利忘義父子握兵勢傾王室觀其怏怏常有不滿
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
宗廟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勒默然竟不能從及勒死
虎執弘使收程遐徐光殺之令其子遂率兵入宿衛文武奔
散弘大懼讓位於虎虎不受弘涕泣固讓虎逼立之弘拜虎
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以魏郡等十三郡爲邑總攝百

不濟事

揆虎府寮親昵，悉署禁要。命太子宮曰崇訓宮，勒妻劉氏已下，皆徙居之。簡其美淑，車馬珍寶，御服之上者，皆入於已署。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久矣，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已斥外，宮殿之內無所錯籌。臣請出奔兗州，據廩丘。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率義兵同討桀逆，庶可濟也。」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堪輕騎襲兗州，不尅，遂奔譙城。虎遣其將郭太執送襄國，灸而殺之。徵石恢還，遂殺劉氏。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虎畱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破斬朗於金墉，進攻長安，生敗走，追斬之。虎還襄國，弘賚璽綬，親詣虎論禪位意。虎不受，弘還宮，對其母程氏流涕曰：「先帝真

無復遺種矣。俄而虎遣丞相郭殷廢弘爲海陽王，弘容色自若，安步就車，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然此命也，復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宮人慟哭。虎幽弘及程氏，并宏恢於崇訓宮，尋殺之。在位二年，時年二十二。虎字季龍，勒之從子也。虎幼而子於勒，父故或稱勒弟焉。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琨送勒母及虎歸，時年十七矣。性殘忍，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入軍中，毒患之。勒將殺虎，勒母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年十八，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拜征虜將軍，所爲酷虐，軍中有勇幹策畧，與已侔者，輒方便殺之。至於降城陷壘，不別善惡，坑斬，尠有遺類。勒屢加責讓，而行意自若，然

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信之，仗以專征之任。署魏郡太守，鎮鄴。勒卽趙王位，署爲元輔，都督禁衛諸軍事，封中山公。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進封爲王。虎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虎深恨之，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畱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弘，羣臣勸稱尊號。虎下書曰：「王室多難，海陽自棄，四海業重，故俛從推逼。朕

聞道合乾坤者，稱皇；德協神人者，稱帝。皇帝之號，非所敢聞。且可稱居攝。趙天王以副天人之望，改年建武，立其子邃爲太子。虎荒游廢政，多所營繕，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選牧守祀郊廟，唯征伐刑斷，乃親覽之。觀雀臺崩，殺少府任汪，復修之。倍於常度。虎遷於鄴，徙洛陽鐘虜、九龍翁仲、銅駝、飛廉、鐘一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入河，繫以竹繩，牛百頭，鹿櫺引之，乃出。造萬斛舟以渡之，以四輪纏輜車，轍廣四尺，深二尺，運至鄴。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民無生賴。又納解飛之說，投石於漳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萬，橋竟不成。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太武殿基

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粹之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
 東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錯銀楹金柱珠簾
 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庶之女
 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女官十有八等
 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
 太史之虛實又置女鼓吹羽儀雜伎工巧皆與外侔以咸康
 三年僭稱大趙天王初石勒敬事天竺僧佛圖澄虎僭位傾
 心事澄有重於勒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
 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虎下書料簡著作郎王度奏曰佛方
 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

懸管即垂
 鑰不下鍵
 如此罪惡
 浮於桀紂
 宜其無遺
 種也

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
 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眾庶
 例皆禁之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復百姓虎
 下書百姓有樂事佛者聽之遂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色驕
 恣無道或盤遊於田懸管而入或夜入宮臣家淫其妻妾粧
 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傳共視之又與諸比丘
 尼有姿色者交保而殺之合牛羊肉煮食之以賜左右使識
 其味河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虎遂疾之如仇虎荒耽內
 遊威刑失度遂以事呈之虎恚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
 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請責杖捶月至再三遂甚恚恨謂中

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我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
伏不敢對遂稱疾不省事率宮臣文武五百餘騎宴於李顏
別舍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殺石宣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
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遂亦昏醉而歸遂母皇后鄭氏私遣中
人責遂遂怒殺其使虎聞遂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遂
抽劍擊之虎大怒誅李顏等三十餘人幽遂於東宮既而赦
之引見太武東堂遂不謝而出虎遣人謂遂曰太子應入朝
中宮何以便去遂徑出不顧虎大怒殺遂及其妻并男女二
十六人同埋於一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氏
爲東海太妃立子宣爲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爲皇后安定人

侯子光自稱佛太子遊于鄆縣爰赤眉家赤眉敬信之妻以
二女聚衆數千於杜南山稱大黃帝將軍石廣擊斬之子光
頭無血十餘日面色無異於生虎將伐遼西段遼以桃豹爲
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統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支雄爲
龍驤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統步騎十萬爲前鋒以伐段
遼虎衆次金臺支雄長驅入薊遼漁陽上谷四十餘城並降
遼懼棄令支奔于密雲山遼長史劉群盧謏封府庫遣使請
降虎遣將軍郭太率輕騎二萬追遼及之戰於密雲獲其母
妻斬級三千遼單馬竄險遣子乞時真送表及名馬虎納之
乃遷其戶二萬餘於雍司兗豫之地初慕容皝與段遼有隙

史紀 卷之九十四
遣使稱藩於虎，陳遼宜伐，請盡衆來會。及軍至，令支、皝師不出，虎將伐之。佛圖澄曰：「燕、福德之國，未可加兵。」虎作色曰：「此攻城，何城不尅？區區小豎，何所逃也？」太史令趙攬諫曰：「燕地，歲星所守，師行必受其禍。」虎鞭而黜之。進攻棘城，旬日不尅。皝遣子恪率騎二千晨出挑戰，諸門皆若有師出，四面如雲。虎大驚，棄甲而遁。於是召趙攬復爲太史令。虎還，詣石勒，墓朝群臣於襄國。至鄴，使石宣率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斬首四萬餘級。以夔安爲征討大都督，統五將步騎七萬寇荆揚，石閔敗王師於沔陰。將軍蔡懷死之。朱保敗王師於白石，將軍鄭豹等皆遇害。張賀度敗毛寶，陷邾城，死者萬餘人。夔安進據胡亭，晉將軍黃冲、歷陽太守鄭進皆降之。安掠七萬戶而還。時豪戚侵恣，賄託公行，虎患之。擢李巨爲御史中丞，自是百寮震懾。州郡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虎將討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州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軍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豆千一百萬斛於安樂城，以備軍調。李壽將李宏奔於虎，壽致書請之，題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中書監王波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還蜀漢，當鳩率宗族來歸王化，使其果然，可不煩一旅之師而坐定梁益，就有進退，豈在一夫壽既號並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詔或敢酬反。」

史紀 卷之九十四
西

則取誚戎裔宜書答之并贈以楛矢以示彤弓之意於是遣
宏虎以石韜爲太尉與太子宣送日省可尙書奏事張駿憚
虎之盛遣其別駕馬詵朝之虎覽其表辭頗蹇傲虎怒將斬
詵待中石璞曰爲陛下之患者丹陽也區區河右焉能爲有
無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南討之師勢分爲二建鄴君臣延
其數年之命矣勝之不爲武弗尅爲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
之彼若改圖謝罪率其臣職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討之未晚
也虎乃止李宏至蜀李壽欲跨其境內下令云羯使來庭獻
其楛矢虎聞之怒黜王波虎盛興宮室於鄴起臺觀四十餘
所營長安洛陽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勅河南四州具南師

原失着

之備并朔雍秦嚴西討之資青冀幽州三五發卒百姓失業
十室而七船夫十七萬人爲水所沒三分而一右僕射張離
總兵要求媚於石宣言今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弱以盛
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悅其言乃使離奏奪諸公府吏餘
兵五萬悉配東宮諸公咸怨制征士五人車一乘牛二頭米
各十五斛絹十疋調不辦者斬將圖江表於是百姓窮窘
子以充軍制猶不能赴自經於道路者相望濟南平陵城北
石虎一夜忽移在城東南有狼狐千餘隨之迹皆成路虎大
悅曰石虎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東南者天意將使朕平蕩
江南之徵也其勅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平江

南群臣皆賀時妖恠尤多石然於泰山八日乃滅東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太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虎大惡之佛圖澄對之流涕中謁者令申扁有寵於虎宣亦昵之扁聰辨明斷揣總機密之任虎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內遊石韜沉湎好獵生殺除拜皆扁所決權傾內外刺史二千石皆出其門九卿已下望塵而拜唯侍中鄭系王謙常侍盧諶崔約等與之抗禮建元初虎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有白雁百餘集於馬道南虎命射之無所獲既將討三方諸州兵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奏曰白雁集殿庭宮室將空不宜行也虎乃大閱而解嚴

該殺

石宣淫虐日甚領軍王朗言於虎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宮材引於漳水功役數萬士衆吁嗟陛下宜因遊觀而罷之虎如其言宣知朗所爲怒欲殺之而無因會熒惑守房趙攬承宣旨謂虎曰昴者趙之分房爲天子熒惑所在其主惡之宜貴臣姓王者當之虎曰誰可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者虎惜朗曰更言其次攬曰其次爲中書監王波耳虎乃追波前議遣李宏及答楷矢之愆腰斬之及其四子投於漳水以厭熒惑之變尋愍波無罪贈司空封其孫爲侯虎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梁柱石無大小下輒隨流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虎遣使致祭沉璧於河俄而璧流於渚上地震水

湧殿觀傾壞，壓死百餘人。虎恚甚，斬工匠而止。作焉。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迭日省決，不復啟。司馬申鍾諫曰：「慶賞刑威，后皇攸執，名器至重，不可假人。所以妨奸杜漸，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不及政事禮之制也。庶人遠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所宜矯革。且二政分權，尠不及禍。周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皆由寵之不道。所以亂國害親，虎不納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及營未央宮。虎性好獵，其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格獸車四十乘，尠期將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作奸，百姓有美女好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

犯獸論死者百餘家。海岱河濟間人無寧志。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有二等，諸公侯七十餘國皆置女官九等。大發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萬餘人，爲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縣阿旨，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餘家，百姓妻有美色，豪勢因而脅之，率多自殺。石宣及諸公私令采發者亦垂一萬。自初發至鄴，誅殺其夫及縊死者三千餘人。虎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人爲列侯，荆楚揚徐間流叛畧盡，宰守坐不能綏懷，誅者五十餘人。金紫光祿大夫遂明切諫，虎怒殺之。自是朝臣杜口，虎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縷帶，五文織

成、韓遊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雨霖道中陷滯、生譖軌、道路不修、訕謗朝政、虎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濫、朝會以目吉凶之間、自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王之馭天下也、土階三尺、食不累味、百姓安樂、刑措不用、故其興也勃焉、亾主之馭海內也、瑤宮瓊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劓孕、故其亾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陽何為者哉、盤於遊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亾、恒由於此、乃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

該殺

加極典、此自陛下刑政失和、陰陽災沴、霖雨七旬、霽方三日、縱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四海何、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殊軌以衆望、虎竟殺之、憚洪之強弗罪、乃停二京作役焉、勒虎並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奇珍異貨、不可勝紀、猶以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於是使尚書張群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墻于鄴北、廣長數十里、申鍾等切諫、虎大怒曰、苑墻朝成而吾夕沒、亦無所恨、乃促張群以燭夜作起三觀四門三門通漳水

皆爲鐵隄、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揚州送黃鵠雛五、頸長六丈、聲聞十餘里、泛之於玄武池、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列充庭之乘、鑿北城引水於華林園、城崩壓死百餘人、命石宣祈於山川、因而遊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久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旣馳逐無厭、所在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馳射、其中宣與嬖姬美人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乃止、其禽獸奔

逸有爵者、奪馬步驅、一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士卒饑凍而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虎復命石韜亦如之、出自并州、遊於秦晉、宣素惡韜、寵是行也、疾之彌甚、宦者趙生幸於宣、勸宣除之、石韜起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恚甚、謂所幸楊杯牟成曰、韜敢違我、如是、汝爲我殺之、韜死、主上必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當盡以韜國邑分封汝等、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稍分爲三、狀若疋布、東西經天、夕時貫日、日沒後、分爲七道、間有白雲如魚鱗、韜頗解天文、見而惡之、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起于京師、不知定

殺韜已非
乃思弑父

誰當之是夜韜讌其寮屬於東明觀樂奏酒酣長歎曰人世無常別易會難各開意爲吾飲知後會復何期而不醉乎泣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於佛舍宣使楊杯牟皮牟成趙生等緣梯而入殺韜置其刀箭而去虎聞之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之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牆之內變生非常不可以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舉衾看尸大笑而去收記室叅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虎疑宣害韜將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憊宣不自疑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告韜死夜因宿東宮長上楊杯家杯與五人從外

來相語曰大事已定但願大家老壽吾等何患不富貴語訖便入科竊聞申杯不見也科尋山迹匿俄而杯與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聞人向語當殺之斷口舌今既去恐作大事矣科踰墻獲免虎馳使收之杯等亡去獲趙生訊之生具服虎幽宣以鎖環穿其頷而鑱之作木槽和羹飯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樹標於其上置鹿盧穿之以繩送宣於標所使韜所親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上於柴積以繩貫其頷鹿盧而上斷其手足抉眼潰腹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烟炎際天虎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揚諸門交道中

石何好看

史帝

卷之九十四

其道不遠

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虎欲赦之。大臣不聽，遂於懷中取而戮之。兒挽虎衣大呼，時人莫不為之流涕。又誅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洿其東宮，養猪牛，衛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先是趙覽言於虎曰：中宮將有變，宜防之。至是虎以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廢宣母杜氏為庶人，貴嬪柳氏以才色特幸，坐其兄有寵於宣，亦殺之。虎追念其姿色，復納其妹。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彭城公，道並有武藝文德，陛下神齒已衰，四海未一，請擇二公而樹之。將軍張豺破止，卦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姦色，虎嬖之，生子世，豺規立世為

此未洗所生

高力有力也

嗣。劉氏當為太后，已得輔政，說虎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復議於東堂，虎曰：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欲以純灰三斛洗之。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虎以永和五年，僭即皇帝位。太赦境內，建元太寧。故東宮謫卒高力等萬餘人，當戍涼州。行達雍城，既不在赦例。雍州刺史張茂又奪其馬，令步推鹿車，致糧戍所。高力督梁犢，因眾心之怨，謀起兵東還，以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眾攻陷下辨，秦雍間城戍無不摧陷，斬二千石長吏。

長驅而東掠民間大斧施一丈柯所向奔潰北至長安衆已十萬樂平王石苞鎮長安盡銳距之敗績犢遂東出潼關至洛川虎以李農爲大都督率步騎十萬討之敗於新安又敗於洛陽乃退壁成臯犢東掠滎陽陳留諸郡虎大懼以燕王石斌爲大都督率精騎一萬統姚弋仲符洪等擊犢於滎陽斬犢盡滅其餘黨虎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吏部尚書並受遺輔政劉氏懼斌之害世也與張豺謀誅之斌時在襄國劉氏矯命免斌官以王歸第使張豺弟雄率軍五百人守衛之石遵自幽州至鄴勅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哭而去虎疾

人似石勒
將死時

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言久已去矣虎曰恨不見之虎坐西閭龍騰將軍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何所求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虎不知斌之廢也怒曰燕王不在內邪呼來左右言王病酒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其璽綬亦竟無行者尊昏眩而入張豺矯虎命殺斌劉氏矯命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千兵百騎依霍光輔漢故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乃仰藥而死俄而虎死凡在位十五歲世卽僞位尊劉氏爲皇太后臨朝進張豺爲丞相豺請石遵石鑒爲左右丞相以慰其心豺謀誅李農農出奔保於上白劉氏使張舉率宿衛精卒圍之石遵聞虎死屯於河

史不載其
年

史記卷之九十四
內姚弋仲符洪石閔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說遵曰殿下長而且賢先帝有意於殿下末年惛惑爲張豺所誤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衛空虛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討之孰不倒戈開門而迎殿下遵從之遵次蕩陰戎卒九萬石閔爲前鋒豺將距之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率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繁興今皇嗣幼冲託之於將軍將軍何以策之加尊重官可以彌不豺惶怖失守但唯唯而已劉氏令以遵爲丞相領大司馬錄尚書事委以阿衡之任遵至安陽亭張豺出迎遵命執之貫

罪在將軍

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殿擗踊盡哀退如東閣斬張豺於市夷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僞讓群臣敦勸遂僭位封世爲燕王廢劉氏爲太妃尊皆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石冲鎮于薊聞遵殺世而自立乃留將軍沐堅戍幽州帥衆五萬討遵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及常山衆十餘萬次於苑鄉冲謂左右曰吾第一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爲相殘乎吾將歸矣其將陳暹曰彭城篡弒其罪大矣且已起兵事難中止冲從之遵使石閔李農率精卒十萬討之戰於平棘冲敗死坑其士卒三萬餘人始葬虎偽謚武皇帝石苞鎮長安謀率關中之衆

此是再閱
奸心

攻鄴長史石光司馬曹曜固諫苞怒誅光等苞貪而無謀雍州豪右知其無成遣人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勲率眾赴之斬京兆太守劉季離三輔豪右多殺其令長以應勲苞使麻秋距勲遣車騎王朗率精騎二萬外以討勲為名因劫苞送之於鄴勲拔宛城殺遵太守袁景而還初遵之發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汝為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勲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任閔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懷撫殿中將士及故東宮高力萬餘人皆奏為殿中將軍賜以宮女樹已之恩遵納中書令孟準左衛將軍王鸞之說奪其兵權閔益恨準等勸遵誅之遵召石鑿等議於太后鄭氏之前

及婦人

丁應作于

自取

鄭氏曰無棘奴豈有今日不可殺及右衛王基謀廢遵使將軍蘇今無內口與如意觀遵方與婦人彈碁問成鑿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及其子衍遵凡在位一百八十軍封武德王李農為大司馬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誅殺石祇在襄國與姚弋仲世都督與太尉張舉侍中呼延盛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農不尅死之龍驤

將軍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欲誅閔等時鑿在中堂伏都率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鑿以攻之鑿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閔農等反臣嚴率衛士謹先啟知鑿曰朕從臺觀卿好為朕陳力伏都等攻閔農不尅屯於鳳陽門閔農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鑿懼閔誅已馳招閔農開門納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血流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杖者斬之胡人斬關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鑿於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我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

不濟

不為已用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時高鼻多鬚濫死者半尸諸城外為野犬豺狼所食屯戍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之太宰趙鹿太尉張舉等萬餘人出奔襄國石琨奔據冀州撫軍張沉屯滏口張賀度據石瀆各衆數萬琨舉率衆七萬伐鄴閔率衆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遁歸冀州閔與李農率衆三萬討張賀度於石瀆鑿密遣宦者召張沉使承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鑿殺之盡殪石氏鑿在位一百三日虎小兒混永和入

閔以千人
破七萬衆
亦勇哉

年將妻妾數人奔京師，詔斬之。建康市初讖言：滅石者陵，而石閔封蘭陵公，虎惡之，改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位，穆帝永和五年滅，凡二十三年。石閔，小字棘奴，虎之養孫也。本姓冉，內黃人，爲遊擊將軍，虎敗於昌黎，閔軍獨全，由此功名大顯。及敗梁犢之後，威聲彌振，旣殺石鑒，卽僞位，國號大魏，復姓冉氏。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鑒死，僭號於襄國。諸六夷據州郡者皆應之。閔遣使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可遣軍來。朝廷不答。閔誅太宰李農，石祗遣相國石琨率衆十萬伐鄴，進據邯鄲。閔大敗之，死者萬餘。苻健自枋頭入關，張賀

度將攻鄴，閔遣劉群爲都督，帥步騎廿二萬。閔統精卒八萬繼之，戰於蒼亭，賀度大敗，死者二萬八千，盡俘其衆。振旅而歸，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鐘鼓，繚亘於百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之。閔帥步騎十萬攻石祗於襄國，爲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帝號，稱趙王。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卒三萬救之。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遣將軍胡睦距襄於長蘆，孫威距琨於黃丘，大敗。睦威單騎而還，琨等軍至，閔將出擊之。將軍王泰曰：石祗窮寇，希望外援，今強救雲集，吾若出戰，腹背受敵，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

躬親卽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臣請率諸將爲陛下滅之道
士法饒曰大白經鼎當殺胡王一戰百尅不可失也閔攘袂
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盡衆出戰姚襄悅縮石琨三面攻之
祇衝其後閔大敗與十餘騎奔鄴降胡栗特康執其子胤送
祇殺之公侯將士死者十餘萬人於是人物殲矣盜賊蜂起
司冀大饑人相食自石虎死閔盡倉庫以樹私恩與羗胡相
攻無月不戰青雍幽荆徙戶及諸氏羗胡蠻數百萬各還本
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饑疫死亾其能達者十僅二三諸夏
紛亂無復耕農閔誅法饒支解之石祇使劉顯率衆七萬攻
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死射聲校尉張

勅運

大勅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劉顯次於明光宮去鄴二十
里閔大敗顯軍追奔斬首三萬餘級顯密請降求殺祇爲效
閔振旅而歸顯旣殺祇復率衆伐鄴閔敗之顯還遂稱僞號
於襄國閔徐兗豫荆四州刺史皆以城歸晉將軍高崇執洛
州刺史降劉顯伐常山閔留大將軍蔣幹輔太子智守鄴親
率騎八千救之顯大敗閔追奔至襄國顯將曹伏駒開門迎
閔閔入襄國誅顯焚宮室遷百姓於鄴慕容儁尅幽薊略地
冀州閔率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大將軍董閔曰鮮
卑乘勝其鋒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挫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
可以取勝閔怒曰吾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何爲避之

恪十戰皆敗乃以鐵鑣連馬簡鮮卑善射者五千方陣而前
閔所乘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矛右執戟順風擊之斬鮮
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潰圍東
走行二十餘里馬忽斃為恪所擒送之於薊儁問閔曰汝奴
僕下才何得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
尚欲篡逆我何為不可作帝王耶儁怒鞭之三百遣慕容評
率衆圍鄴鄴中饑人相食虎時宮人被食略盡蔣幹遣侍中
繆嵩奉表乞師於晉濮陽太守戴施責其傳國璽幹沉吟未
决施乃率兵入鄴助守幹既出璽施馳送京師長水校尉馬
續開門降評蔣幹奔蒼垣評送閔妻董氏太子智及三公卿

士於薊儁斬閔於遏徑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蟲大起
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
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閔之勇力亦自非凡

大書晏處太味八平也亦自非也
閱之復也
 此氏不雨至氣十二月謝豐對音派之篇曰安軒天王其日
 上欲論神國欽豎齊山山空法十里草木悉沐豐過大馬

史記卷九十五
 晉書二十三
 載記
 慕容廆
 慕容廆昌黎鮮卑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
 蒙之野號曰東胡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
 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為匈奴所敗保於鮮卑山因以為
 號曾祖莫護跋率諸部人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
 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
 而好之乃歛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為慕容

焉。祖木延左賢王父涉歸拜鮮卑單于。遷邑于遼水北。鬼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童卯時往謁張華，華歎異之曰：君後必爲命世之器。因以所服簪幘遺之。結殷勤而別。初涉歸有憾於宇文氏，鬼請討之。武帝弗許。鬼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諸軍討鬼，戰於肥如。鬼衆大敗，後復掠昌黎。又東伐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鬼夷其城，驅萬餘人而歸。東夷校尉何龕立依慮之子爲王。鬼率騎邀之，爲龕所敗。鬼謀於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強弱勢別，豈能與管競乎？何爲不和以害吾百姓耶？乃遣使來降。帝拜爲鮮卑都督。鬼致謁於東夷府，巾衣詣門，抗士大夫之禮。何龕嚴兵引見。

鬼改服衣其服而入，人問其故。鬼曰：主人不以禮賓，復何爲哉？龕聞而愧之。鬼以大棘城帝顓頊之墟也，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燕垂大水，鬼開倉振給。天子嘉之，褒賜命服。太安初，宇文莫圭遣別帥大素延攻掠諸郡，鬼敗之。素延率衆十萬圍棘城，衆咸懼。鬼曰：素延雖犬羊蟻聚，然軍無法制，已在吾計中矣。諸軍但力戰，無所憂也。乃躬貫甲冑，馳出擊之，素延大敗，追奔百里，俘斬萬餘人。永嘉初，鬼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殺東夷校尉李臻，附塞鮮卑素連木津等託爲臻報仇，攻陷郡縣，殺掠士庶。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鬼子翰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爲之君，靡不杖此以

成事業今連津跋扈王師覆敗蒼生屠膾外託報仇內寔爲
寇封使君與之連和毒害滋深遼左傾沒已垂二周杖義勤
王今其時也宜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興復遼郡并吞
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吾鴻漸之始也虜從
之遂率衆討連津斬之二部悉降立遼東郡而歸元帝承制
拜虜都督遼左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虜不受將
軍魯昌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心所
係明公雄據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莫肯相下者蓋以官
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
有罪誰敢不從虜乃遣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位遣謁

者陶遼重申前命虜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亾士庶襁負而
歸之虜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
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并州人爲唐國郡推舉賢才委以庶政
以裴疑魯昌等爲謀主逢美遊遼等爲股肱以劉讚爲東庠
祭酒令世子皝率國胄受業焉虜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時平
州刺史崔恣陰結高句驪及宇文段國謀滅虜以分其地虜
曰三國信崔恣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旣無統一各相
顧望吾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吾速戰我靖以
待之必懷疑貳一則疑吾與恣譎而覆之二則疑三國之中
與吾有謀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

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二國果疑宇文同於虜引兵而歸
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盡衆逼城連營二
十里虜簡銳士配號推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旁出直
衝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虜軍至方率
兵距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震擾遂大敗
悉獨官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遣長史裴嶷
送於建鄴崔恣懼使兄子燾僞賀虜會二國使亦至請和曰
崔平州教我非本意也虜將燾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
崔恣教三國滅我何爲詐來賀乎燾懼服虜乃遣燾歸說恣
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恣與數十騎棄家室奔

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元帝加虜平州牧承制海東備官司置
守宰段末波初立不修守備虜襲之入令支收其名馬寶物
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執其使送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
龜擊虜遣號距之以裴嶷爲右翼少子仁爲左翼攻乞得
龜尅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宇文國收其費用徙其人戶數萬
以歸成帝卽位虜與太尉陶侃箋曰天降艱難禍害屢臻舊
都不守皇輿遷幸大晉啟基祚流萬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
是以義烈之士深懷憤踊猥以功薄受國殊寵上不能掃除
群羯下不能身赴國難仍縱賊臣屢逼京輦王敦唱禍於前
蘇峻肆毒於後普天率土誰不同仇深恠文武之士荷受寵

榮不能滅中原之寇，刷天下之恥。君侯植根江渚，發曜衡陽。杖葉公之權，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員，得極其暴。竊爲丘明恥之。昔楚子重恥群臣不及先大夫，厲已戒衆，以服陳鄭。今者英賢比肩，使其輔翼聖主。陵江北伐，以義聲之直，討逆暴之虜。檄命舊都之士，招來懷本之人。若因風振落，頓坂走輪耳。且孫堅以長沙之衆，摧破董卓。志匡漢室，及仲謀距破赤壁，剋取襄陽。使魏氏肝食，不知江表賢儁，爲匿其智計。藏其勇略耶。將呂蒙、周瑜、高蹤曠世哉。况凶錫虐暴，人士逼迫。衆心所去，易以震蕩。王朗、袁術竊據一方，基淺根微，禍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聞見者也。王司徒清虛寡欲，善於全已。庾

元舅風情都雅，超然高蹈。庾於寇難之際，受大晉累世之恩。自恨絕域無益聖朝，徒係心萬里。望風懷憤，君侯若戮力盡心，悉五州之衆，據兗豫之郊，使向義之士倒戈稽首。庾在一方，敢不竭命。侃疏請封庾爲燕王，行大將軍事。朝議未定，庾卒而止。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贈大將軍，謚曰襄。及儁僭號，僞謚武宣皇帝。皝，庾第三子也。龍顏版齒，雄毅多權略。庾卒嗣位。皝庶兄建威將軍翰，驍武有雄才。弟征虜將軍仁，廣武將軍昭，並有寵於庾。皝惡之。及庾卒，懼不自容。翰出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仁。仁殺皝使，東歸平郭。皝遣弟建武將軍幼討之。幼敗沒襄平。令王冰以遼東叛。仁

史記 卷之九十五
盡有遼左之地，成帝拜皝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承制封拜，一如虜故事。皝將乘海征遼東，群下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叛以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尅之乎？」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狼狽出戰，斬仁而還。段蘭率眾數萬將攻柳城，宇文歸寇安晉，為蘭聲援。皝以步騎五萬擊之，蘭歸皆遁。遣封奕率輕騎追擊之，收其軍實而還。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至，宜設伏以待之。」遣封奕率騎潛於馬兜山。遼騎果至，夾擊大敗之，封奕等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咸康三

年，皝僭即王位。皝以段遼屢為邊害，遣使稱藩于石虎，請師討遼。虎總眾而至，皝率諸軍攻冷支，以北諸城大破其將。段蘭斬級數千，掠五千餘戶而歸。虎至徐無，遼奔密雲山。虎入令支，怒皝不會師，進軍擊之。至於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叛應虎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率騎二千晨出擊之。虎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降虎，請兵應接。虎遣其將麻秋率眾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斬遼。皝雖稱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請大舉討平中原。聞庾

鏡此表與
應歲同意
皆有狹而
求山有虎
豹藜藿不
棟庾亮兄
弟德薄位
尊宜為人
所侮也

亮薨弟冰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之主親黨后族
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
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於漢武
推重田蚡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外恣五
舅王莽篡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
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
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
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
元舅之尊輔政之重執權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
勝其忿遂致太后升遐舉朝喪氣若非社稷之靈人神協助

豺狼之心當可極耶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
冰等內執樞機外擁方鎮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渭
陽冰等自宜引分臣常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豐其祿
賜限其權勢使上無偏私下無異議亮宿有名望尚致斯變
况今居之者又亮之不如乎臣與冰者名位殊斑遐邇異勢
又國之戚屬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直言者上為陛
下退為冰等昔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致令忠臣更為
逆族良由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
陛下不明臣之心不用臣之計焦爛之後更思徙薪之言耳
昔王章劉向指斥王氏而凶不旋踵谷永張禹依違苟免亦

取譏後世、臣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受恩深重、罔知所報、當外
殄寇仇、內盡忠規、臣若不言、誰當言者、又與冰書曰、昔竇武
何進、虛已下賢、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以圖國、亡身故也、
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仇、人
有枕戈之恨、寧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耶、吾雖寡德、過蒙先
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尚欲并吞強虜、是以自頃迄今、交
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倉廩有餘、師徒不頓、敵人
畏懼、境土開闢、况今萬乘之威、四海之富、豈可同日而語哉、
冰甚懼、以其絕遠、非能所制、遂與何充奏、聽凱稱燕王、凱伐
高句麗、其王釗乞盟而還、初段遼之敗、翰奔於宇文、歸恐不

保全、乃陽狂被髮、恣酒歌呼、慙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在山
川、形便莫不詳悉、凱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
膺而已、車還、以白凱、凱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竊
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凱將圖石氏、謂諸將曰、虎安樂、諸城
東西邊、敵守防嚴、固城之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
意、冀之北土、可盡破也、於是率騎二萬、出蟻嶺、塞長驅至薊
城、進渡武遂、津入高陽、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
使陽裕築柳城、構宮廟、改爲龍城、縣凱遷都之、率勅卒四萬、
入自南陝、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勒、衆萬五千、從北
置而進、高句麗王釗、謂凱軍從北路、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

贊其母妻
足矣掘墓
載尸豈人
所為

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大敗之。乘勝入九都。釗單馬而遁。皝掘釗父墓。載其尸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宮室。毀城郭而歸。釗遣使稱臣於皝。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相國莫淺渾伐。皝諸將請戰。皝不許。渾以皝為憚之。荒酒縱獵。不復設備。皝曰。渾侈怠已甚。今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皝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為前鋒。歸使驍將涉奕于距戰。皝謂翰曰。奕于雄悍。宜少避之。翰曰。歸精銳盡於此矣。今若尅之。可不勞兵而滅奕于。徒有虛名。六實易與耳。於是前戰斬奕于。盡俘其衆。歸遠遁。漠北皝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

於昌黎。皝以收牛給貧家。田於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參軍封祿。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饑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為災。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職。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寮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今務農之令。屢發二千石。令長莫有敬爾。在公務盡地利者。漢祖以墾田不實。殺二千石。是以明章之

際號為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烟，饑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權畧，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懷遠，故夷夏之人，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多於舊戶，十倍有餘。人殷地狹，無田者衆。殿下以英明之資，克廣先業，南推強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宜省，罷苑囿，以業流人，無資產者，賜以牛種。人既殷下，之人牛安，往乎善藏者，藏之於百姓，若斯而已矣。魏晉雖道消之世，其削百姓，尚不至是。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能免，宜濬治溝洫，循鄭國史起灌溉之法，旱則防之，水

則洩之，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又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湊迫都城，恐為國家深害，宜分其宗屬，徙於西境，諸城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不使散在輦下，知國之虛實。今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很多，逐末者衆，一夫不耕，必受其饑，游食數萬，損當何如其有！才稱時用者，自可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衣，亦天之道也。習戰力農國之本務，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需，置其名數，此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殿下聖性寬明，求言若渴，故人盡芻蕘，有犯無隱。前者叅軍王憲、大夫劉明並竭忠

獻款雖頗有逆鱗，意在無他。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於法。殿下慈弘，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罪諫臣而求直言，猶北行詣越，豈得至耶？右長史宋該、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反以嫉人，掩蔽耳目，不忠之甚，不可充大員以塞聰僞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施行，非也。速加罪戮。號加納之，賜錢五萬，宣示內外，直陳過失，勿有所諱。時有黑白二龍，見於龍山。號率群寮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號大悅，號新宮曰和龍，建龍翔寺於山上。立東庠於舊宮，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其學生通經秀異者，擢充近侍。號雅好文籍，勤于講授，學徒至千餘人。

遣其世子僞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尅之，虜其王及部衆五萬餘口，以還。號畋於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號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墜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僞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年五十二。僞僭號，追謚文明皇帝。僞號第二子也。永和五年，襲位。時石虎死，趙魏大亂，僞將圖并兼之計，命慕容恪、慕容評、陽鶩、慕容垂四將軍，簡精卒二十餘萬，以待期。明年，僞率諸軍南伐，次無終。石虎幽州刺史王午棄城走，僞攻陷薊城，因都之。及冉閔僭號，遣常煇聘於僞，僞使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

恩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熒曰用兵殺伐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遂能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功格皇天恭承休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祇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聞閔鑄金爲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寡君今已握乾符何所求慮而鑄形以取信乎僞旣信舉言又欣閔鑄形之不成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以意喻之熒神色自若曰結髮以來尚不欺庸人况于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吾所不爲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僞遂赦之遣慕容恪

攻中山尅之閔奔常山恪追及於泝水閔威名素振衆咸懼之恪謂諸將曰閔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其師老卒疲不足畏也吾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厲卒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尅矣及戰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擒閔斬於龍城恪進據常山段勤降進攻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僞遣慕容評率騎一萬會攻鄴蔣幹率銳卒五千出城挑戰評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奔還評進攻之遂尅鄴城群臣勸僞稱尊號先是蔣幹以傳國璽送於建鄴僞欲神其事詐云閔妻獻之賜號曰奉璽君以永和八年僭卽帝位時朝廷遣使詣僞

僞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於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僞正位僞遣恪討之龕率衆三萬戰於濟水之南恪大敗之盡俘其衆進圍廣固諸將勸恪急攻之恪曰軍法有宜急以尅敵有宜緩而取勝若彼我勢均且有強援須急攻之以濟大事如我強彼弱外無寇援當羈縻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今促攻之不過數旬尅之必矣但恐傷吾士卒自有事已來不獲寧息吾每思之不遑安寢何可輕殘人命乎恪旣尅廣固留慕容塵鎮之振旅而歸僞遣慕容垂率步騎八萬討下零勅勒於塞北大

破之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疋牛羊億餘萬初虜有駿馬曰赭白石虎之伐棘城也甄將出奔欲乘之馬悲鳴踞齧甄曰此馬見異先人孤常杖之濟難今不欲吾出其先君之意乎乃止虎尋退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僞比之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鐫勒其上置之東掖門象成而馬死晉泰山太守諸葛攸伐東郡僞遣慕容恪距戰王師敗績恪進寇河南汝穎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僞遷於鄴廷尉監常熾言今祖父未塋者不聽任於朝斯誠王教之首然禮貴適時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慘覆軍之禍孤寡斃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亾吉凶杳

成天外孝子糜身無補順孫腐心靡及欲招魂虛葬以叙罔
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若斯之流懷英猷而不齒恐非愛
惜人才之道吳起陳湯之疇無所展其才幹謹按戊辰詔書
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尋相違背
於綸綍之體臣竊未安倘從之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壁七
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倘以為嶽神之命以太牢
祀之石虎將張平據新興雁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
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戶拜置征鎮為鼎峙之勢倘遣司徒
慕容評討之平奔平陽悉降其衆倘圖入寇兼欲經略關西
乃令州郡校閱見下精覆隱漏率戶留一丁餘悉發之欲使

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洛陽劉貴上書極諫陳百
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倘乃改為三五
占兵寬戎備一周令明年季冬集鄴都倘讌群臣於蒲池酒
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謂群臣曰昔魏
武追痛倉舒仲謀悼惜孫登孤嘗謂二主緣愛稱奇自長子
曄亾後孤鬚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
也孤今悼之得無貽譏將來乎司徒左長史李績曰獻懷之
在東宮臣為中庶子既忝近侍性質德業臣實知之太子聖
德有八臣請言之至孝白天性與道合一也聰敏慧悟機思
若流二也沉毅善斷理詣幽微三也疾惡讒諛雅悅直言四

果爾曄乃
異人慕容
八安能有
此子哉

績能舉職
之失其稱
也

也。好學愛士，不耻下問。五也。英姿邁古，才藝超時。六也。虛襟
恭讓，尊師重道。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八也。儻泣曰：卿雖
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矣。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
以禪，有德近模三代，以世傳授。景茂幼冲，道藝未舉，卿以為
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而八德闕然。二關未補，雅好遊
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儻顧謂曰：伯陽藥石之言，汝宜
戒之。因賜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穀帛有差。諸葛攸率
兵討儻，儻遣慕容評統步騎戰於東阿，王師敗績。儻寢疾，謂
慕容恪曰：吾疾恐不濟，二寇未除，景茂幼冲，未堪多難。吾欲
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明，不可以亂正統也。

懋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
寧不能輔少主乎？儻曰：汝若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
方忠亮，可善遇之。時兵集鄴城，盜賊攻劫，晨昏斷行。於是設
嚴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誅賊首木敷和等百餘
人，乃止。升平四年，儻死，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儻謚景昭皇
帝。儻雅好文籍，講論不倦，覽政之暇，與侍臣錯綜義理，性嚴
重，慎威儀，未嘗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聽儻第三子也。升平四年，僭位，以慕容恪為太宰，錄尚書行
周公事。慕容評為太傅，慕輿根為太師，慕容垂為河南大都
督，鎮梁國。臨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恃勲驕傲，忌

恪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謂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
弟及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臧吳札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非臣節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奈何有此言乎根
大懼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虜伺隙而宰輔自相誅滅恐失遠近之望且慕容忍之根與左衛慕輿于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太后可足渾氏及
暉曰太宰太傅相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所託應無他志此太

明
備
此
事
甚

師將爲亂也收根等斬之寧南將軍呂護據野王謀引王師襲鄴暉使恪率衆討之諸將請急攻之恪曰護經變多矣觀其爲備未易卒平今圍之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以趣一時之利哉遂列長圍守之自三月至八月而野王潰護奔晉悉降其衆恪攻陷金墉害晉揚威將軍沈勁以慕容垂鎮之慕容恪慕容容評並稽首歸政暉不許慕容恪有疾召暉兄安樂王臧謂之曰今勁秦跋扈強吳未賓二寇並懷進取但恐事之無由耳夫安危在得人若能推才任賢協和宗盟則四海不足圖二國豈能爲難哉吾受顧託之重每欲掃平關隴蕩一旣吳

嗣成先帝遺志。而疾病彌留。此心不遂。所以沒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司馬統兵權。當得其人。吾終之後。必以授之。若以親疎次第。不以授汝。當以授沖。汝等雖才識明敏。然未堪多難。國家安危。實在於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評及死。國中痛惜之。苻堅將苻諛。據陝降於暉。堅恐暉乘釁入關。乃盡精銳。以備華陰。群臣議遣兵救諛。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之問。因曰。秦雖有難。未易圖也。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不如太宰。但閉關息旅。保寧疆場足矣。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應天順時。受命革代。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沒。武王嗣興。陛下方闡崇乾。基慕

成先志。逆氏惡積禍盈。自相疑戮。釁起蕭牆。勢分四國。投誠請援。旬日相尋。取亂侮亾。機之上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勾踐夫差。我之鑒也。宜應天人之會。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趣蒲阪。臣垂引許洛之兵。馳解諛圍。太傅總京都武旅。爲軍後繼。飛檄關輔。仁聲先路。三秦豪傑。引領後后。天羅旣張。內外勢合。區區僭豎。不走則降。大同之舉。今其時也。暉將從之。評固執不可。乃止。苻諛恐救師弗至。乃賤於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其日久矣。今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垂私於真。曰。方來爲患。必在於秦。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略。豈能抗苻堅王

機在必不
矣此機會

猛乎真曰然謀之不從可如何僕射悅縮言于瞻曰太宰政
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宜悉罷軍封以實天府瞻納之縮既
定制出戶二十餘萬慕容評大不平賊殺之晉大司馬桓溫
率衆五萬伐瞻執將軍慕容忠疇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
黃墟大敗溫次枋頭疇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臣請擊之若
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大都督率衆五萬距溫乞師於
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洛陽外爲赴援內實觀隙
垂使豫州刺史李邦率兵五千斷溫餽運溫頻戰不利糧運
復絕又聞堅師至焚舟棄甲而逃慕容德率勅騎四千先至
襄邑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

池邀擊於譙溫衆死者復萬計垂既有大功慕容評不能平
可足渾氏素惡垂遂與評謀誅垂垂懼奔於苻堅疇使黃門
侍郎梁琛聘于堅琛還言堅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
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乘釁之謀深宜備之評曰秦
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隣國相并有自來矣况
今并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善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
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
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疇評不以爲虞太尉皇甫真
上疏曰苻堅雖聘使相尊依託輔車然抗均鄰敵其於取利
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頃來行人累至兼師出洛川

夷險要害具在耳目。觀虛實以措奸圖。聽風塵而伺國隙。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洛陽并州壺關諸城。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晞召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弱。杖我爲援。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誑擾。以動寇心。俄而堅遣王猛。率衆攻慕容。筑於金墉。晞遣慕容臧。率衆救之。猛與臧戰於石門。臧師敗績。死者萬餘。筑遂以金墉降。猛時外則晉師。及苻堅交侵。兵革不息。內則太后亂政。大臣貪冒。政以賄成。官非才舉。尙書左丞申紹上疏曰。臣聞隣之有善。衆之所望。我之不修。隣之願也。秦吳狡猾。地居形勝。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豐實。戶兼秦晉。弓馬之勅。二

國所憚。雲騎風馳。國之常也。而此赴敵後機。兵不速濟者。何也。皆由賦法靡恒。使民非道。郡縣守宰。每於差調之際。無不舍越殷彊。首役貧弱。行留俱窘。資贍無所。人懷咨怨。遂致奔亾。進關供國之饒。退離蠶農之要。兵豈在多。貴於用命。宜嚴制軍科務。先饒復。習兵教戰。使偏伍有常。從戎之外。足營私業。父兄有陟岵之望。子弟懷孔邇之顧。雖赴水火。何所不從。節儉約費。先王格謨。去華敦朴。哲后恒憲。謹按後宮四千有餘。僮侍廝養。通兼十倍。日費之重。價盈萬金。綺縠羅紈。歲增常調。戎器弗營。奢玩是務。今帑藏虛竭。軍士無襜褕之資。將相侯王。迭以侈麗相尙。風靡之化。積習成俗。厝火積薪。未足

爲喻宜出傾宮之女均商農之賦信賞必罰綱維修舉重晉
陽之戍增南藩之兵備豫戰守通接漕穀以絕二寇闕關之
隙晞不納苻堅使王猛楊安率衆伐晞猛攻壺關安攻晉陽
晞使慕容評率中外精卒四十餘萬距之猛等進師潞川州
郡盜賊大起晞憂懼不知所爲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
欲以持久制之猛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燒評輜
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鄴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
三軍莫有關志晞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宜以宗
社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士卒專以聚斂爲心乎府藏珍寶朕
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可散之三軍

以平寇爲先評懼與猛戰於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
評單騎遁還猛長驅至鄴侍郎徐蔚率扶餘高句麗夜開城
門以納堅軍晞與評等數千騎奔於昌黎堅遣騎追之及於
高陽堅將巨武執晞將縛之晞曰汝何人敢縛天子武曰我
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耶送晞於堅堅詰其奔狀晞
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之令還官率文武
出降堅徙晞及其王公已下并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封晞
新興侯署爲尙書堅淮南之敗慕容垂攻苻丕於鄴慕容冲
起兵關中晞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年三十五及德
僭號僞謚幽皇帝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海西公太和

五年滅汎八十五年慕容翰廐庶長子也雄豪多權略後臂
工射膂力過人廐奇之委以折衝之任宇文遜昵延攻廐於
棘城時翰戍于外遜昵延謂其衆曰翰素果勇宜先取之城
不足憂也乃分騎數千襲翰翰聞之使人詐爲段末波使者
謂遜昵延曰翰素爲吾患久思除之今聞來討甚善戒嚴相
待宜兼路早赴翰設伏待之遜昵延長驅不備伏發爲翰所
虜翰善撫接伯士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從之及奔段遼深
爲遼所敬愛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後石虎征遼旣親將三
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擊之翰謂遼曰今石氏將至方對大
敵不宜以小事爲意燕王士馬精銳若有失利何以南禦乎

段蘭不可遂率衆追旣果大敗及遼敗走翰北投宇文歸旣
而逃回歸遣勁騎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而歸理無
再反吾之弓矢汝曹所知無爲相逼自取死也汝可百步斃
刀吾射中汝便宜反不中可來前也騎解刀斃之翰一發中
刀環追騎乃散旣至旣甚加恩禮從討宇文歸爲流矢所中
後疾漸愈於家中騎馬自試或告翰欲爲亂旣素忌之遂賜
翰死翰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不忍以骨肉委賊
庭故歸罪有司天恩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願也
但逆胡跨據神州翰誓吞醜虜上成先公之志以不遂此心
爲恨耳遂仰藥而死慕容恪字玄恭旣第四子也儁寢疾引

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臨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
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爲憂方大耳慕輿根之
誅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
恪曰人情懷懼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
是人心始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
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手不釋卷臨終臨問
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舉之版築而况懿藩吳王
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可安不然臣恐
二寇必有闕闞之計言終而死
裴疑字文翼聞喜人爲給事黃門郎轉昌黎太守被徵至遼

西道路梗塞乃投鹿時諸流寓之士見鹿草創並懷去就疑
首定名分爲群士倡鹿甚悅以疑爲長史悉獨官寇逼鹿問
策於疑疑曰悉獨官雖擁大衆將無號令軍無部陣若簡精
卒乘其無備則成擒耳鹿從之遂破悉獨官鹿遣疑於建鄴
初朝廷以鹿僻在荒遠以邊裔處之疑至甚言鹿威略又知
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疑將還帝試留以觀之疑
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
得覩朝廷復賜恩詔卽留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顧以皇
居播遷山陵幽辱慕容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方掃平中
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奉款今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

僻陋孤其誠心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國貪圖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疑還
韓桓字景山觀津人爲慕容廆參軍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廆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廆納之恒諫曰自群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勞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要君以求寵爵非爲臣之義也廆不悅出爲新昌令儁僭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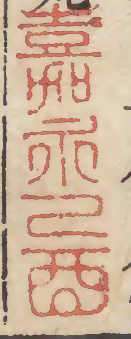
將定五行之次群臣以燕宜承晉爲水德恒曰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於震易震爲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城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從恒議秘書監聶雄聞而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傳東宮從太子曄入朝儁顧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儁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仕石氏爲本郡太守慕容儁南征衆勸產迎降產不從城陷始詣軍門儁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不能立功於時而反來見乎產泣曰犬馬爲主豈忘自効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路僂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

慷慨顧左右曰此真長者也拜太子太保固辭歸子績字伯
陽弱冠爲功曹石虎征甲遠次范陽軍供有闕虎大怒太守
惶怖避匿績進曰郡與寇接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爲民除
暴嬰兒白首咸思効命敢有私吝以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
有菜色廢闕之罪情在可矜虎見績年少奇之於是太守獲
免產已歸燕績後至僑責之績曰臣不能學豫讓爲智伯報
仇實自愧歸順之早也僑以爲太子中庶子及晞立慕容恪
欲以績爲尙書右僕射晞憾績往言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
叔父李績一人晞請獨裁績以憂死僑臨死囑一李績而
晞殺之不凶何待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人累遷太尉苻堅密謀兼并欲觀隙釁

遣其西戎主簿郭辨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
辨因從之真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
辨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真曰辨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
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真怒曰臣無境內之交斯言何
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晞請窮詰之晞不許
辨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惟皇甫真耳
堅曰真本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王猛入鄴真
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
相違也真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恠
也猛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死



史記卷之九十五





一曰... 二曰... 三曰... 四曰... 五曰... 六曰... 七曰... 八曰... 九曰... 十曰... 十一曰... 十二曰... 十三曰... 十四曰... 十五曰... 十六曰... 十七曰... 十八曰... 十九曰... 二十曰... 二十一曰... 二十二曰... 二十三曰... 二十四曰... 二十五曰... 二十六曰... 二十七曰... 二十八曰... 二十九曰... 三十曰... 三十一曰... 三十二曰... 三十三曰... 三十四曰... 三十五曰... 三十六曰... 三十七曰... 三十八曰... 三十九曰... 四十曰... 四十一曰... 四十二曰... 四十三曰... 四十四曰... 四十五曰... 四十六曰... 四十七曰... 四十八曰... 四十九曰... 五十曰... 五十一曰... 五十二曰... 五十三曰... 五十四曰... 五十五曰... 五十六曰... 五十七曰... 五十八曰... 五十九曰... 六十曰... 六十一曰... 六十二曰... 六十三曰... 六十四曰... 六十五曰... 六十六曰... 六十七曰... 六十八曰... 六十九曰... 七十曰... 七十一曰... 七十二曰... 七十三曰... 七十四曰... 七十五曰... 七十六曰... 七十七曰... 七十八曰... 七十九曰... 八十曰... 八十一曰... 八十二曰... 八十三曰... 八十四曰... 八十五曰... 八十六曰... 八十七曰... 八十八曰... 八十九曰... 九十曰... 九十一曰... 九十二曰... 九十三曰... 九十四曰... 九十五曰... 九十六曰... 九十七曰... 九十八曰... 九十九曰... 一百曰...

